



《平利风光无限好》木板烙画 刘明亮(河北)



《朝晖》木板烙画 卢金芳(北京)



《醉美茶园》木板烙画 刘光红(重庆)

烙刻美丽乡村新图景

——中国烙画家平利采风作品小辑

具有2000年历史的民间烙画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小众中的小众。近40年,是中国烙画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其标志是:从业队伍迅速壮大,专业人员开始介入,专业素质不断提高,题材内容空前扩展,工具材料应运而生。然而,这种体会并非每一个烙画人的共识,更何况业外之人。这些年烙画界已逐步认识到:尽管业界内把烙画闹得沸沸扬扬,业外对烙画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虽然原因众多,其根本的一条是烙画还停滞在纯商品的范畴中,尚未进入艺术

层面的探索。

2019年的春天,在平利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烙画界资深人士李红霞倾力倡导组织了“中国烙画历史上的首次采风活动”。此次活动虽规模不大,参加人员有限,但活动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标志着烙画的历史从此进入艺术层面的探索阶段;它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对业外而言可改变烙画只会临摹抄袭的看法,对业内而言可起到鼓舞提倡原创作品的信心。2019年的秋天,经过大部分采风参与者和部

分未参与采风者的辛勤努力,一批反映平利风光的作品创作出来。从这批原创作品可以看出作者们的匠心独具和情感表达,眼光敏锐技法各异,充分展示出烙画家们自己的独特个性。平利的这个秋天,如愿以偿收获了春天播下的殷殷期盼。

平利的收获,是中国烙画界迈向艺术领域的一次新的尝试,是从之前的坐在工作室简单模仿复制到亲临实地采风原创的起步。基于这点,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路上的平利人》木板烙画 陈德亮(重庆)



《长安的早晨》宣纸烙画 张明志(重庆)



《女娲故里》木板烙画 严涵(吉林)

河海湖田(组诗)

王建

汉江摆渡人

穿越千年的汉江,河汉遍布,山水相隔,蜿蜒600里水路上的大小渡口,是昔日安康人坐船渡江最便捷的出行方式。古安康的西津渡,唐宋时期便有记载,清代亦有“千帆秋水下襄阳”的诗句描写汉江上游繁忙的航运景象。沧海桑田,岁月如梭,如今古渡口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她承载的那段情感,那些流年往事,以及早已消失的摆渡人,成为汉江永久的记忆!

不知什么时候
路在这里掉进了水底
漫长的遥望中
你踏舟而来
当啷啷响的号子声
响彻云霄
十里山川十里江水
便是人间烟火

竹竿芒鞋
风浪里穿梭的汉子
用船槓将厚重的日子
一节一节撑到彼岸
晚归的吆喝声驱走山谷的寂寞
江湖的灯火点燃夜的眼睛
奔涌的汉江
雄性的血液岩浆般流动

没人知道你的女人已走了多久
一张草席卷走了小木屋的欢笑
此后伴你的
只有那条黑狗了
月光孤独的晚上
心事被烟点燃
不平静了许多日子

河水悄然无声地冲走岁月
裸露的岩石布满皱纹
太阳像面铜锣

咣哪一声掉进山谷
摸着泛光的船槓
你发现自己老了

一仰脖子
咕嘟灌下最后一口酒
你收拾起船具和船具一样的岁月
领着那条不能再老的黑狗
消失在河谷的尽头
只留下一川江水
两岸烟柳

大海

一只船消逝了,又一只船
一个水手的魂托起
另一个水手的魂
浮起的是海岸,沉没的是岛屿
吞没一切又让它们重新显现
海的远方
又一只鸟飞过去,又一艘船驶来

三月瀟湖芳景如屏

被一只巨大酒杯盛着
不动声色绿在唇边
尝一口就醉倒的
是三月瀟湖

很瘦三月的湖
如淡淡的梅香
浅浅的就绿在眼前
你来或者不来
她都静卧在那里
和北岸的织女石
守候着春天

很柔三月的湖水
似海螺女落下的泪珠
眸子里流动着湛蓝的爱语
你懂或者不懂
桃花都开在那儿
化一泓碧水静卧龙潭

把天空写满安康蓝

走进三月的瀟湖
挥一挥手春雨就迎过来了
湖水转动着点点滴滴的三月
你留或者不留
时光都停在这里
伴着芳景如屏的瀟湖
泊一叶小舟消磨一生

割麦的汉子

往前走是阳光
往后走还是阳光
割倒一片
又长出一片
没有节制的田野
如千古走来的汉水
繁殖着疯狂的黄金
昼夜不舍

我的父亲
在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日子
扛把锄头走进麦地
母亲说父亲是放不下那里
他去了放下了再没回来

我们知道父亲
会时常记得我们
记得我们的麦子的
一年一度的秋天
母亲带着我守望这片田野
风吹卷着金黄的麦浪
我们被烧得通体沸腾

许多年来
这些弥漫着父亲气味的麦地
麦穗光芒麦粒饱满
每一根成熟的麦秆
都使我们和土地的距离
愈加亲近

当太阳燃烧着走完夏天
大地之上只有永恒的麦地
金黄的麦穗
让我抓狂成一名汉子
手攥镰刀
走向繁衍千年的麦场



说起中国绿松石,大家都会想到我们的邻居湖北省十堰市。十堰被称为“东方绿松石之乡”,号称中国70%的绿松石产自十堰市。说起安康绿松石,大家都会想到白河县月儿潭,都知道那是安康绿松石产地,已有数百年的开采历史。

其实,湖北省十堰市也未必是“东方绿松石之乡”,安康绿松石也不仅仅产自白河县月儿潭。

绿松石属于优质玉材,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国之宝石,视为吉祥幸福的圣物,古今中外备受人们喜爱。古人称其品质好的为青绿松石,次之为碧甸子,欧洲人称之为“土耳其玉”。在中国历史上产量大、质量优、影响力强的是安康绿松石。《大清一统志》记载:青绿松石在安康城东四十五里,山有石洞十二,产青绿,今封闭。由此可知,在安康城东四十五里,有一座叫青绿松石的地方,山上有绿松石矿洞十二处,大清王朝时处于封闭状况。以绿松石命名的山川实不多见,古往今来也仅安康一处。

又有《陕西通志》和《关中胜迹图志》记载:青绿局在兴安州西一百五十步,碧细青绿二十余处,唐宋以来每岁办采,至明始停闭,改为预备仓,今废。这段较为详细的记载给出了我们六个方面信息:一是安康曾经有一个管理绿松石产业的专门机构——青绿局,青绿局办公地距州府(兴安)仅一百五十步。再查阅历史资料,同时期只有安康设有专门管

理绿松石的机构,其他地方均无记载;二是用“碧细”二字介绍了安康绿松石的品质,碧绿翠色,质地细腻,石中上品。而今湖北省十堰市的绿松石只是甸子,远远低于碧细级;三是曾经的安康有矿藏二十多处,数量之大实属罕见,也难怪安康设置了绿松石的管理机构。青绿松石、月儿潭也许只是其中几处矿藏,更多的应该在其他地方;四是安康开采绿松石的时间可追溯到唐宋,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历史之悠久、储量之大,应该是古代的“东方绿松石之乡”;五是安康绿松石明朝初年就停止开采了,原因是划入了朝廷的储备矿藏。当年的朝廷在管理不可再生资源上有序,祖先留给我们后代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更是人类智慧和精神财富;六是曾经的二十余处矿藏因明朝初年就停止开采,到了清朝已经废弃,到后来再就无人问津了。

清晰、具体、权威性的记载说明了安康绿松石曾经的历史地位和走过的辉煌,历史有度的开采与储备,给我们现代人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些绿松石资源应该还深埋于安康的大山之中。

安康历经几次战乱,关于绿松石的历史几乎被埋没,今天的安康人只知道白河县的月儿潭有绿松石资源,却无人知道青绿松石、青绿局和二十多处神秘的矿藏。

那么,今天的安康还有绿松石吗?答案应该肯定。前些年,汉滨区的关家镇、石梯镇在开采重晶石时就挖出了绿松石,听说卖到了湖北省十堰。湖北省十堰的绿松石老玩家们也都知道安康绿松石的渠道和品质。另外在汉滨早阳、关庙、吉河、五里,以及岚皋、旬阳、平利等地都发现了绿松石。从地质地质分布上分析,十堰、白河县月儿潭与上述出现绿松石的地点属于同一成矿带,在同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只是安康没有利用现代手段进行详细的地质勘测,缺少详实的基本资料。

纵观历史,客观分析现实,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安康是绿松石主产区,其蕴藏面积、质量应该比邻省十堰市更具有优势,应该是历史的、当今潜在的“东方绿松石之乡”。

如何让这一珍贵的自然资源“重见天日”、重振安康绿松石产业?安康应该有所行动。

专栏·金州石记

安康绿松石

王晓群

金州石记
专栏主持人王晓群,安康市建行员工。中国摄影艺术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陕西师大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民俗摄影协会常务理事、安康市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